



忘不了，永远也忘不了

季宇

6月中旬的一天，刚刚下过雨，皖南的气候格外宜人。我们驾车穿行于山间，放眼望去，满目葱茏，雾气散去的山峦像水洗过一般，格外水灵。远处，溪水沿山势蜿蜒流淌，白墙黛瓦的民居在山林中时隐时现。从泾县县城出发，不到一小时车程，便抵达云岭镇罗里村。

云岭位于青阳、南陵、泾县三县交界处，以山地为主，周边山高峰林密。这里曾经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，如今已成为红色旅游小镇，每年接待游客达60余万人次。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陈加胜今年已60多岁，是云岭罗里村人，原在省城工作，退休后回到罗里居住。

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，所属各机关分驻于罗里村周边15公里的13个自然村。军部就驻在罗里村。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等人分别住在村里的“种墨园”“大夫第”两户地主庄园。军部旧址前有一个面积颇大的停车场，这里原先都是农田，叶挺军长经常利用休息时间，与夫人、警卫人员在田里种些时鲜瓜果。收获的果实大部分都送往医院慰问伤病人员。人们把这块田亲切地称作“叶挺田”。

军部进驻罗里时，陈加胜的爷爷才20多岁，是护村队长。护村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，队员均发新四军军服。他的奶奶是妇抗会主任，父亲是儿童团员。他爷爷经常给军部送菜送粮。叶挺军长每次看到他都会亲切地打招呼，有时还会与他聊几句家常。他爷爷的大儿媳1930年参加红军，随红军长征到延安，新四军成立后，奉命带着电台从延安来到皖南，任军部三科机要室主任。电台就设在他家。1939年农历五月十五，四架日本飞机轰炸罗里。他家因是电台所在地，7间房屋全被炸成了瓦砾大坑。现在陈加胜居住的老屋是后来在原址上重建的。我随他来到简陋的小院。在那面积不大、略显零乱的书房兼卧室里，堆满了各种与新四军相关的书籍和资料。“我爷爷兄弟5个，全都参加了革命，只有一个活到新中国成立后。”陈加胜说，皖南事变

后，他的一个叔爷爷逃回村里，在附近山上组织游击队，坚持战斗一年之久，后不幸被俘，受尽酷刑，但宁死不屈。临刑时，家人在刑场看到他时，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死后，敌人悬尸示众，不准收尸。直到尸体腐烂后，家人才趁敌人防备松懈，冒险游过青弋江将尸体悄悄运回来。据家中长辈说，下葬时发现他嘴里塞满了针。“难怪临死前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喊口号。”陈加胜表情沉痛且充满感慨。所谓铮铮铁骨，热血忠魂，他的叔爷爷当之无愧。

新四军的建立进一步充实了抗日力量。成军后的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（相当于旅），经过短暂的整训，便迅速开赴抗日前线。他们深入敌后，不断袭扰日军，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，有效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。南京沦陷后，日军向皖北、皖中大举进犯。1938年5月12日，开赴庐江、巢县一带的第四支队第九团，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，全歼日军20余名，缴获枪支11支、日军旗一面。这是新四军建军后东进抗日的第一战。规模虽不大，但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战信心。

繁昌是新四军三支队的活动区域。1939年，在长达一年时间里，日军向繁昌大举进攻，新四军三支队英勇抗击，五战五胜，创造了新四军正面战场作战的典范。据时任三支队第五团二营副营长的马长炎回忆，五次繁昌保卫战都是由主持三支队工作的副司令员谭震林指挥，打得极为艰苦。尤其是第四次保卫战。从11月8日至23日，日军出动2000多兵力先后4次发起反扑，一度攻入繁昌城内，但最终都被击退。在战斗最紧张时刻，谭副司令员亲自来到二营指挥所，站在机枪射手位置观察。马长炎担心他的安全，刚把他拉下来，一发炮弹便落在刚才站立的地方，让人惊出一身冷汗。谭副司令员却像没事似的谈笑风生：“敌人送那么大的蛋，你看多客气。”繁昌保卫战以全胜战绩的铁的事实，回击了对新四军“游而不击”的污蔑，在新四军战史上写下了极为光

辉的一页。

中分村位于繁昌县孙村镇东部，这里是三支队司令部驻地，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谭震林的故事。82岁的徐孝旺老先生曾任村小学校长，其母王家凤当年参加妇女抗敌协会，名字就是谭副司令员的爱人田秉秀（后改为葛慧敏）取的。母亲生前一直教导他，新四军是我们的恩人，要永远记住他们。后来在他热心奔走下，筹建了中分村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，退休后又义务担任讲解员长达20多年。

纪念馆中有一张谭震林与田秉秀的合影。两人身着军服，背后是一棵大树，谭震林靠在树上，面色沉静，田秉秀站在他身边，英姿飒爽。在村口，徐孝旺指着一棵树说：“这棵树就是当年谭副司令员夫妇合影的地方。”抬眼看去，这是一棵高大的枫杨树，枝繁叶茂，在夏日的阳光下充满勃勃生机。

1941年，正当新四军浴血抗战之时，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1月5日，新四军奉命北移，行至茂林地区，次日遭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的突袭，陷入重围。全军9000余名指战员血战七昼夜，只有2000人分散突围成功，大部分壮烈牺牲。1月10日，军部退至石井坑村。此处位于茂林镇以东五六里，为山间峡谷地带，四面环山。这里是当年新四军最后突围的地方，前线指挥部就设在村中一座形如祠堂的大房子里。村主任倪河东，一个朴实憨厚的农民，为我们打开了房门。屋内陈设简单，墙上挂着一些石井坑守备战的照片和说明。这房子是倪河东岳父家的祖产，岳父家有5人行医。

据史料记载，军部退至石井坑时，弹尽粮绝，人困马乏，敌人的追兵从四面八方压了上来，把小小的石井坑团团围住。10日晚，叶挺军长在这间小屋（前线指挥部）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，会议断断续续开到次日中午。倪河东指着一排枫杨树说，据村里老辈人

回忆，会议间隙，叶挺就站在树下抽烟、踱步，仿佛在艰难地思考和抉择。

石井坑守备战前后打了3天，战况极为惨烈。军部直属机关和部队，包括战地服务团、机要通讯人员、医疗队、伤病员全都投入了战斗。其中有300名女兵，大多是来自上海、南京等地的女学生和爱国青年。13日夜间，军部吹响了开饭号（突围的命令）。军部向中央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，便烧掉密码，砸毁电台。有的电报员在砸掉电台前，抱定一死之决心，用明码发出了最后的告别：“再见了，战友！”在突围中，军部直属教导总队史红娟等7位女战士被敌兵追到东流山一处悬崖前，拉响了仅剩的一枚手榴弹投向敌人，然后高喊口号，纵身跃下悬崖。她们中最小的战士刘一兰年仅17岁。战地服务团的9位女战士因被敌人包围，毅然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扑向敌人，与之同归于尽。

倪河东指着周边的山峰说，这仗打得好惨，山上到处都是尸体。战后，村民上山掩埋尸体，埋了许多天。1991年，皖南事变50周年，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新四军女战士，已经80多岁了，她看着周围的山峰，泪流满面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好多战友都倒在了这里，忘不了！永远也忘不了！”

然而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，更没有消灭新四军。1月25日，皖南事变发生不久，新的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宣告成立，全军由4个支队扩大至7个师、1个独立旅。其中第七师就是以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官兵为骨干组建而成。短短几年，七师便在皖江地区打出一片天地。无为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的父亲曾是七师中的一员。在参观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、七师师部旧址时，他对我说，皖江抗日根据地是插在敌后的一根钉子，拥有3个行政区、14个民主政权，人口300万，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。1955年授衔时，七师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有25人。这些将领中如傅秋涛上将等都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。说到这里，他的语气满是自豪。

“光荣北伐武昌城下，血染着我们的姓名……”我的心中久久回荡着《新四军军歌》的旋律。千百次抗争，千万里转战，打不烂，拖不垮，这就是铁的新四军。为了民族的解放，他们纵横驰骋于敌后，以血肉之躯筑起一座座血染的丰碑，其辉煌业绩将世代传唱，永远镌刻于祖国的山河大地。

人生在世，要想活得堂堂正正、不卑不亢，又事业有成、光阴不虚，关键须做到两“硬”：一是骨头硬，铁骨铮铮，顶天立地；二是本事硬，能耐出众，技艺过人。

骨头硬，代表的是气节与操守、原则与底线。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有名言：“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”，即为骨头硬的生动描写。毛泽东曾赞扬鲁迅“骨头是最硬的”。画家丰子恺也说过：“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，譬如狐狸；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，譬如牛；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，譬如人。”明代官员左英纶则在《示儿》中叮嘱子女说：“丈夫遇权门须脚硬，在谏垣须口硬，入史局须手硬，拒贿赂赃钱须心硬，浸润之谗须耳硬。”意即在权贵门前腿不软，任谏官要嘴不软，做史官要笔不软，拒受贿赂要心不软，听别人进谗言时耳不软。做到了这些，就会“不怕压，不怕迫，不怕刀，不怕戟，不怕鬼，不怕魅。不怕帝，不怕贼”，没什么事能难住、压垮。

本事硬，反映的是办事能力与工作水准。俗话说“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”，金刚钻的寓意就是本事过人，技艺精湛，水平高超，别人干不了的活我能干，别人做不成的事我能做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，本事硬在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“金钟罩”，在现代防护工程领域取得多个“第一”。“时代楷模”单杏花，本事硬在带领团队建成全球领先的超大型票务系统，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作出突出贡献。大飞机自主工程总设计师张彦仲，本事硬在殚精竭虑助力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。还有那些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，很多技术难题都能攻克，“文武昆乱不挡”。

而这两者的关系，是相辅相成、互为倚仗的。本事硬是骨头硬的前提与底气，若无硬本事，空有骨头硬就成了虚张声势、外强中干。骨头硬就是人要有家国情怀，让本事用在正道上，实现其真正价值。本事硬能支撑人的底线不被轻易打破，自重自尊；骨头硬则让人的本事更具正能量，不入歧途。这两者缺一不可，就可能沦为有本事无骨气的工具人，或有火气无能耐的空谈者。

诚然，骨头软也能“苟活”，本事差也能“混着”，但那样的人生碌碌无为，质量不高，误己误事。只有把骨头硬与本事硬融为一体，不怕硬碰硬，用硬实力说话，才能拉开硬弓，干成硬事，吃到硬菜，俯仰无愧天地。古今中外那些杰出人物，都是骨头硬与本事硬的结合者。国家间的博弈也是如此，“狭路相逢强者胜”。

时下，也常有人埋怨事业不顺，单位对自己有偏见云云，进而滋生负面情绪，甚至“摆烂”，却很少反思其中原因，没想想自己手里有无“金刚钻”、是否胜任工作。而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，别无他途，唯有先下苦功夫把技术练精，能耐学好，长出硬本事。这样，说话、办事便有了本钱，到哪儿都受欢迎、受重用，腰杆直骨头硬，也就有了做“铜豌豆”的底气。

硬本事从哪里来？一自然靠苦练，勤学苦练，反复练习，孜孜不倦，苦心孤诣。二须硬练，任何本事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要达到一定的度，才能“质变”，正如坊间所说的“一万小时定律”。三靠领悟，硬本事的获得，绝不是无意义地重复劳动，而是边干边想，日日有所思，一朝有所悟，本事就会突飞猛进。

人立天地间，总得有点立身处世的真本领，譬如兼有“铜豌豆”与“金刚钻”。骨头硬与本事硬相得益彰，互为倚仗，就能走遍天下，无所畏惧。



少奎是我的内弟。去年休假回到老家，返回深圳前一晚，和母亲坐在厅屋闲聊，突然听见洗手间传来滴水声。母亲年逾八旬，常年独自生活。我迅即起身查看。原来是厕所下水道漏水。猜想水龙头没关好，于是旋转拧紧，然而，滴水依旧。我有些着急。明天中午就要走了，下次回家又是一年后了。

终于挨到天亮。一路小跑去找乡邻黄师傅。黄师傅是乡村能人，他看来看去，并没看出究竟：“可能是沁水，没啥事！”

我带着一丝不踏实离开老家。

不久，有事找少奎，电话里，我提起下水道渗水情况。少奎说等有空过去看看。

少奎在镇里医院上班，平日工作繁忙，周末和节假日似乎更忙，经常要值班。倒班休息时，也闲不住。家里更换灯管、水龙头和小型修理都由他承包。他还在门前屋后的空地嫁接了数十盆花卉，每年春天庭院里都生机盎然。

母亲居住的房子是六七年前购买的。起初每逢下雨，房檐老是有水顺着墙壁流淌，时间久了，墙壁出现黑乎乎印迹，既影响美观，更让人担心房屋安全。假期，少奎随我爬上房顶天沟修理。房子三楼存放着几十片瓦，少奎取出一片瓦，抹上和好的沙子水泥，盖在房檐骑墙处，告诉我：“应该没事了！”我半信半疑地下楼。墙壁果真不再滴水，原先的印迹随之慢慢风干，变淡，直到看不见。

少奎善于琢磨，动手方面颇有天分，可对于下水道滴水这件事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毕竟几个懂行的师傅都找不到办法。

一个多月后，利用倒班空闲，少奎去了母亲住处。他揭开洗手水管开关外壳，将里面松动的螺丝钉拧紧，滴水声戛然而止。我操心许

少奎的逆袭

涂启智

久的难题，就这样被少奎轻松化解。

妻子与岳母视频通话，我与岳母寒暄后，情不自禁夸奖：“少奎真是能干！”岳母笑眯眯回应：“我们少奎是个小聪明！”

而在多年前，岳母苦笑着说：“我们少奎是个小笨蛋！”

为了考上镇重点初中，少奎小学五年级留级重读，但是升学考分与重点线还是相差二三十分。普通初中毕业后，岳父母费尽周折，让少奎就读粮食中专学校。毕业后，粮食部门改制。做了一辈子乡村医生的岳父思来想去，还是希望少奎继承衣钵，又勒紧裤腰带供他读了3年卫校。毕业后，少奎到村卫生室上班。

少奎白天上班，晚上埋头苦读，立志取得医师资格证。每当倦意袭来，他就在太阳穴涂抹风油精。当时，侄儿已经出生。少奎下班回家，既要看备考复习资料，还得照看孩子。

岳母忍不住劝他：“这么受罪，不考医师证也没啥。你爸爸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，不照样养活一家人？”其实，在家人甚至乡邻眼中，少奎并非读书的料。少奎低头看书，好像没听见。

一年后，少奎出人意料地通过全省医师资格考试，如愿以偿拿到医师证。半年后，从村卫生室调到镇里医院。他并未就此止步，一边兢兢业业工作，一边手不释卷。又过了3年，正式成为主治医师。

少奎年少时读书成绩平平，但不代表这种状况会一成不变。他职业生涯的两次飞跃，生动见证了人生逆袭的可能性。即便人生初始时处于劣势，只要不服输、不气馁、肯努力，就有可能走出背阴的山谷，走向向阳的那一面。



半何首乌就一路被带到了山西。

曾祖父选了一个避风的山洼，租下一块坡地，暂借了两间石头房子就算安家。曾祖母将剩下的半块何首乌埋进院子里，没想到在一场雨过后冒出了新绿。

曾祖父和爷爷搬了3次家，居住条件一次比一次好，每次都会带着那株何首乌。曾祖父

一株何首乌

郭震海

母亲去世后，爷爷奶奶照顾，爷爷奶奶走后，父亲母亲接着照顾，何首乌在一代代人的照顾下长得很好。我记事后，它就长在院子的后墙边，发亮的枝叶顺着墙的缝隙攀爬，每一次想去摘叶子，总会遭到父亲的制止。父亲说，越来越不懂规矩，它的岁数比你大多了。

·诗歌征文选登·

青春短章

张勇敢

佛手柑香气殆尽，坐在你的屋内
收回干枯的手，感叹容貌真是大不如前
而你喜欢在书柜里反复翻看诗集
那些青春洋溢的诗让你深信
自己仍是个不错的年轻人

其实你也写诗，也曾想出版一本诗集
你甚至想过把哪首诗放在最开头
让它率领其他诗冲锋陷阵
就像你并不平静的一生
总被某种力量牵引

对生活，你有不少先知先觉
对诗也是如此，诗啊——
是你年轻时结交的好友
当它身影在人间微微晃动，你就能
隔着晨雾，准确地喊出它的名字

大地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

中国书画《黄山天都峰》作者惠孝同，北京画院藏。

饕餮蹲在街角，像大地鼓起的一个黝黑的胃囊。泥坯垒砌的厚壁，吸饱了经年的烟与火，泛着油亮乌黑。坑口不阔，仅容一人俯身，内里却深不可测。炉火在坑底幽幽舔舐，空气被烧灼得颤抖。那热浪无声，扑面而来，瞬间蒸干鼻腔里所有的水分。

这炉膛里裹着的，是烤包子。面团在妇人的手掌下苏醒。筋力十足的面粉，掺了少许盐水，反复揉搓、摔打，直至柔韧如皮。它被揪成大小相仿的剂子，擀成一张浑圆的皮子，边缘略薄，中心敦厚，摊在撒了薄薄干粉的面板上。

馅心是另一番乾坤。肥瘦相间的羊腿肉，被切成指肚大小的肉丁。粗犷的颗粒感，是烤包子区别于其他馅食的筋骨所在。大量的洋葱切丁，辛辣生脆的汁液被揉进肉里，奇异地化解了羊肉的膻，激发出一种更深沉的鲜甜。几勺金黄的羊尾油丁是点睛之笔，滚烫后融化的油脂将成为包子内部奔涌的汁液。盐、黑胡椒、孜然粒，被慷慨地撒入、搅拌。更有精密的配比，全凭手眼之间的默契。馅料堆在盆中，肉红、葱白、油黄，色彩分明。

妇人取一张面皮托在掌心，舀起满满一勺馅料，沉甸甸地堆在中间。手指灵巧地翻飞，将面皮边缘迅速提起、聚拢、捏合，动作快而稳。那捏合的褶子并不追求花哨的精致，而是粗犷有力，像一道道收紧的绳索，将鼓胀的馅心牢牢锁在面皮里。

转瞬间，一个饱满敦实的生坯便在手心诞生。它静卧在案板上，浑圆、敦敦，带着一种即将奔赴炉火、蓄势待发的沉静。

饕餮的热力已积蓄到顶点。坑壁内里泛着暗红，空气被灼烧得发出低沉的锐鸣。师傅手持一把特制的长柄铁钩，钩头弯成锐利的直角。俯身，凑近那吞吐热浪的坑口，用钩尖粘住包子底部，手臂

沉稳地一探、一送、一贴，生坯便稳稳地吸附在滚烫的饕餮坑内壁上。动作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生坯迅速而有序地贴满坑壁的弧形内壁。坑口被一块沉重的铁板盖住，只留一丝缝隙，热力在其中奔涌。

等待开始了。盖板边缘，丝丝缕缕的白气带着惊人的热度逃逸出来，空气里弥漫开一种复杂的味道：生面皮边缘被急速烤干的微焦的麦香，羊肉在密闭空间里受热散发出的荤香，孜然的辛香……这浓烈的香气钻进每一个路过者的鼻腔，唤醒沉睡的食欲。

揭开盖板的一刻，热浪裹挟着浓香，轰然冲出。铁钩探入，精准地钩住那些浴火重生的包子。出炉的烤包子，模样已大不相同。原本白皙的面皮，此刻披上了一身深浅不一的金褐色焦斑，那些焦斑恣意分布，带着一种粗犷的美感。包子整体鼓胀了一圈，圆墩墩的，表皮紧绷，泛着油润的光泽，像一个个小小的、蓄满能量的太阳。

此刻，烫手是它最直接的宣言。指尖触碰到那滚烫的表皮，灼痛感立刻传来，警告食客它内里蕴藏着热力。然而这警告，在汹涌的香气面前，显得如此无力。吹着气，左手倒右手，小心地掰开包子，顾不得烫，一口咬下去。牙齿先遭遇韧劲焦香的皮，接着肉的丰腴、洋葱的甜润、油脂的醇厚滑润、孜然的辛香，连同滚烫浓郁的汁液，在口腔奔涌。

这一刻，炙壁的风沙、炉火的炽烈、日光的曝晒，人对生存最根本的执着，仿佛都在这小小的、鼓胀的、带焦痕的包子里找到了凝练的出口。

